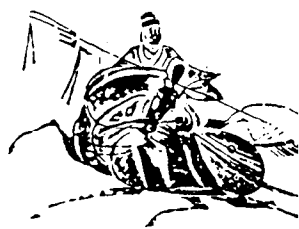


孫子集



孫子集成

郭化若題



謝祥皓

劉申寧

輯

齊魯書社

前言

《孫子兵法》是中國古代的一部兵書。然而，由於它以其博大精深、細密周詳的思想體系，客觀、準確地反映了中國古代戰爭的基本規律，並進而涵蓋了事物變化發展，特別是對抗鬭爭的一般規律，因而，它的價值已遠遠超越普通兵書的局限，遠遠超越「中國古代」的時空局限。對於這樣一部處處散發着求實與智慧之光的巨著，不但中國古代兵家戰將視之如珍寶，即當今世界的經濟巨頭、政治權威，以及一切致力於發展、開拓性事業的人們，亦無不從中汲取滋養，尋求謀略。

社會在矛盾中發展，世界在競爭中前進，戰爭及多種形式的軍事活動，一直伴隨着人類社會。現實的鬭爭強烈地呼喚着歷史的經驗，《孫子兵法》的理論原則與智慧謀略，便理所當然地成了各界有識之士所注目的焦點。

近年於世界範圍內所形成的「孫子熱」，正緣此而起。

《孫子兵法》的學習與應用熱潮，必然要求學術理論界的大力支持。隨着對孫子學說之真諦的追求，人們急欲探知《孫子兵法》流傳演變的歷史軌跡。《孫子兵法》究竟爲誰人所寫？孫武其人究竟是否存在？自宋代葉適、陳振孫提出懷疑之後，以各種理由接踵其說者大有人在，直至建國初期，疑孫武、孫臏爲一人，或疑《孫子》一書「導源於孫武」而「完成於孫臏」的論斷，仍十分流行。一九七二年山東省臨沂銀雀山漢墓同時出土了《孫子兵法》、《孫臏兵法》之殘簡各一種，使武、臏合一之說頓時沉寂，疑《孫子兵法》爲「僞書」諸說也遭到了致命的打擊。然而，《孫子兵法》流傳過程中的疑難之處並未由此全部解決，特別是今存通行本的源流始末，仍有許多難解之謎。比如：曹注《孫子》是否爲傳本《孫子》之最先者？日本櫻田本《古文孫子》與曹注《孫子》孰先孰後？其優劣異同何在？在曹注本中，宋朱服校正本，明何允中輯《廣漢魏叢書》本，清孫星衍平津館叢

書刊顧千里摹宋本，究竟有無差異？何者最佳？又，《武經》系統所刊《孫子》，或爲白文，或爲魏武帝注，二者孰先孰後？《十家注》系統，《宋本十一家注》本，《道藏》刊本、談愷校本、李棣校本、黃邦彥校本、孫星衍校本等，究竟怎樣承遞演變？在孫氏所校諸本之中，兗州觀察署刊本與岱南閣叢書本，究竟是何關係？……凡此種種，當人們進一步探求《孫子兵法》之精義的時候，都必然會提出質疑，並且期望得到一個令人滿意的答案。然而，這個答案，正存在於繁浩的文獻資料之中。只有細致審慎地核查有關文獻，才能找到確切的答案，只有見到第一手資料，結論才會準確無誤。

本書所集，滙聚了中國歷代關於《孫子兵法》之各類刊本著述八十種。雖不能說精善之本盡收於此，然當今學術界研究家們所識見、所提及之優秀者，已無孑遺。而一般讀者所罕見之孤本、珍本，亦屢有所見。這些，正是人們在追尋《孫子兵法》之真諦時，所不可或缺之珍貴資料。可以尋根，可以溯源，可以由是判定真僞是非。持一編在手，幾可睹傾國之珍藏。

本書的纂輯出版，實有賴於多方之大力支持。山東省惠民縣由政府出面做出決議，把《孫子集成》的編纂工作看作自身的事業，提供了巨額資料經費。其主要負責人李政教、顧峰、曹洪儒、李寶清、王占寶等均爲此事做出了巨大的努力。在版本資料的蒐集過程中，各圖書館及許多同行朋友又給予熱情協助，其中（以姓氏筆劃爲序）王友朋、王明秀、王錫安、田偉時、任光亮、任雅君、吳格、李零、周玉山、胡安權、馬自毅、徐翔、徐明兆、宮雲維、崔國光、張興菊、彭邦明、童世華等同志，幫助尤大。齊魯書社的同志，爲出好本書，更做了大量過細的工作。本書的成功，實凝聚了多人的心血與汗水。

最後，還要感謝幾位前輩學者的支持：山東大學王紹曾先生，曾於百忙中對本書的預選書目提出了寶貴意見；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科學院郭化若將軍，雖身臥病榻，仍強力執筆爲本書題簽；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錢鍾書先生亦親筆覆信，對本書收其先君之作，不但未提任何要求，而

且深表感激，表現了對於文化事業熱情支持的寬廣胸懷。

由於時間緊迫，工作量，所收古籍多經歷了數百年之煙塵，輾轉流徙，虫蛀鼠齧，其書品之殘損非普通讀者所能想見。雖然我們做了巨大的努力，但仍不能盡如人意。深望能夠得到理解與體諒。對於蒐求未盡之處，尚待今後進一步努力。

謝祥皓 劉申寧

一九九二年九月於濟南

凡 例

一、本書爲大型歷史文獻叢書，以影印宋、元、明、清各代《孫子兵法》之善本、孤本、抄本及較有影響的流行版本爲主，同時收印近代具有代表性的研究著述，以及少量早已流行於國內的日本刊本，和國內少數民族文字之刊本。其目的，一則可較全面地反映《孫子兵法》在中國國內流傳演變的歷史軌跡，二則可爲今人校勘、詮釋、研究及應用《孫子兵法》提供系統全面的珍貴資料。

二、《孫子兵法》的流傳，首先是各種刊本、抄本之白文，其次是歷代對於《孫子兵法》的注解與釋證。今通行本《孫子兵法》的最早整理注釋者爲曹操，自宋代以後，《孫子兵法》的流傳又有《十家注》與《武經》兩大系統；此後，又有施子美、劉寅、趙本學等重要注家出現。本集成所

收，力求以其書在《孫子兵法》流傳過程中所占有的地位爲取捨之依據。

就時代而言，距今越遠，則所存刊本越稀，亦越爲珍貴。故明代之前各類刊本，凡能獨立成書者，本書悉予收錄。尙感遺憾者是有些藏本實難到手。清代中期之後及近代各類刊本，因品類較雜，本書乃適當加以選擇。一九四九年以後所出各書，一般館藏較多，暫不收入。

三、本集成所印各本，均以保留原貌爲原則。凡孤本、抄本，不論原書如何缺損，均不修補。有些雖非孤本，但屬原刻缺漏者，亦一仍其舊。凡今存數本而又系流傳過程中所產生的缺損，則以同類本子相補。

四、本書的編排，大致以文本的刊行或抄寫年代爲序。選用本與最初刊刻年代相異者，仍依初刊年代爲序。然爲照顧各冊份量大致相當，必要時，或將相近諸本之前後順序略加調整。

五、本集成共收《孫子》著述八十種（凡一總名下又分數種者，以一種計）約四百九十餘卷，近二萬頁，分訂二十四冊印行。爲便於讀者查閱，

除首冊列有分冊目錄外，末冊另有分類目錄。

六、由於種種原因，尚有一些《孫子》藏本未能盡收於本書，對《孫子兵法》在國外流傳的各類刊本，亦尚未着力蒐求。待條件具備後，我們擬作進一步的努力。

銀雀山漢墓竹簡整理小組編

銀雀山漢墓竹簡

〔壹〕

銀雀山漢墓竹簡·孫子兵法

一

孫子集成

出版說明

一九七二年四月，山東省博物館和臨沂文物組在臨沂銀雀山一號和二號漢墓裏，發掘出大批竹簡。其中包括《孫子兵法》、《孫臏兵法》、《六韜》、《尉繚子》、《晏子》等先秦古籍以及西漢武帝時的《元光元年曆譜》等。這一大批竹簡的出土，特別是失傳了近兩千年的《孫臏兵法》，古佚書的重新發現，引起了國內外學者的廣泛注意。這批竹簡對於研究我國先秦和漢初的歷史、研究我國古代哲學和軍事學等方面，提供了重要的新資料。

一號漢墓是在基本建設施工過程中發現的。竹簡長期浸在泥水中，有的已經和淤泥膠結在一起，朽壞殘斷情況嚴重，出土時又受到一些損傷。竹簡出土後，由文物保護科學技術研究所、山東省博物館和故宮博物院的同志進行了清洗、編號、照相等工作。一九七二年至一九七四年，羅福頤、顧鐵符、吳九龍三位同志對這批竹簡進行考釋研究，為以後的整理工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礎。一九七四年成立了銀雀山漢墓竹簡整理組。首先從事《孫子兵法》和《孫臏兵法》二書的整理，參加過這兩部書初稿本編輯工作的有中華書局楊伯峻、魏連科、劉起鈺，中國歷史博物館史樹青，中山大學商承祚、曾憲通，故宮博物院羅福頤、顧鐵符，歷史研究所張政烺，北京大學朱德熙、孫實文、裘錫圭，山東省博物館吳九龍，湖北省沙市文化館李家浩等同志。其中部份同志還參加了《孫臏兵法》普及本的注釋工作。現在整理組已將全部銀雀山竹簡整理完畢，編成《銀雀山漢墓竹簡》一書，分三輯出版。第一輯包括《孫子兵法》、《孫臏兵法》、《尉繚子》、《晏子》、《六韜》及《守法守令等十三篇》；第二輯為《佚書叢殘》；第三輯包括全部散碎竹簡、篇題木牘及《元光元年曆譜》。整理組成員中參加第一、二兩輯工作並始終其事的有朱德

熙、裘錫圭、李家浩、吳九龍。參加過《孫子兵法》和《尉繚子》整理注釋工作的有曾憲通，參加過《六韜》和《晏子》整理注釋工作的有北京大學實習學生李均明、駢宇騫。第三輯的全部整理考釋工作是由吳九龍擔任的。此外，傅熹年同志爲本書第一、二輯摹寫簡文，張守中同志摹寫了第二輯的一部份；周祖謨同志書寫釋文，商承祚同志擔任摹本的校字工作。謹向他們四位表示感謝。對於這批竹簡的保護和整理，當時還得到了常惠、啓功、宿白、謝元璐、楊子範等同志的積極支持，在此一併表示謝意。

我們水平有限，又由于竹簡原來保存情況不好，在竹簡的綴合、係聯和簡文的考訂、注釋方面，肯定有不少錯誤，敬請讀者批評指正。

銀雀山漢墓竹簡情況簡介

一 關於竹簡的時代

銀雀山一號及二號漢墓是漢武帝初年的墓葬（見《山東臨沂西漢墓發現（孫子兵法）和（孫臏兵法）等竹簡的簡報》，《文物》一九七四年第二期），所出竹簡的字體屬於早期隸書，估計是文、景至武帝初期這段時間內抄寫成的。西漢時期避諱不嚴，這批竹簡有時似避「邦」字諱，有時又不避（《孫臏兵法·陳忌問壘》有「晉邦之將」語）。「益」（惠帝名）、「恒」（文帝名）、「徹」（武帝名）（注）諸字，竹簡常見，「雉」（呂后名）、「啓」（景帝名）二字不如此以上諸字常用，但在竹簡中也都出現過，所以我們無法根據避諱對竹簡的抄寫年代作進一步的推斷。

二 關於簡冊的形制

銀雀山竹簡主要出於一號墓。此墓所出竹簡共編七千五百餘號，整簡數量不多，大部份是殘片，有不少僅殘存一兩字。竹簡原分長短兩種。長簡全長二十七·五厘米左右，寬度多數為〇·五——〇·七厘米，厚〇·一——〇·二厘米，絕大部份竹書都是用長簡書寫的。用短簡書寫的，似乎只有關於「天地、八風、五行、客主、五音」的占書一種。此類簡全部殘斷，其整簡長度估計為十八厘米左右，寬度為〇·五厘米左右。按漢初尺度折算，長簡似為當時的一尺二寸簡，短簡似為當時的八寸簡。竹簡原來用繩分編成冊，因編繩年久朽斷，出土時順序已經錯亂。長簡大部份有三道編繩，兩端各一道，上下留一——二厘米的天地頭，另一道編繩在簡中部。一部份只有兩道編繩，大致將全簡劃為三等份，簡文頂行，不留天地頭。短簡為兩道編繩，兩端各留近二厘米的天地頭（本書圖版中竹簡上下端比較顯著、整齊的白色痕迹，是整理竹簡時繫在固定竹簡的玻璃條上的絲綫，不是竹簡原來的編繩）。二號墓出土元光元年曆譜三十二簡，大部份完整。簡長

六十九厘米左右，寬一厘米，厚〇·二厘米，三道編繩。此類簡應爲當時的三尺簡。

一號墓竹書非一人一時所寫，因此書體和行款也不盡一致。拿書體來說，可以分爲規整和草率兩大類，每一類中又各包含多種不同的類型。拿行款來說，大部份都是每行三十餘字，但最密的有超過四十字的，最疏的每行只有二十餘字。有時候，一種書裏也包含幾種不同的書體和行款。

竹書的篇題，有的寫在篇首第一簡簡背，有的單獨寫在一簡上，有的寫在篇尾。據武威所出簡本《儀禮》等漢代簡冊來看，簡冊寫就後，一般以最末一簡爲軸，自左向右捲起，有字的一面朝內，簡背朝外。全卷捲好以後，顯露在最外邊的是開頭幾簡的簡背，所以古人往往在一卷的第一簡簡背上標題以便檢尋。竹書可以是一篇一卷，也可以是數篇一卷。如果一卷不止一篇，大概只有第一篇才會在首簡的背面寫篇題。銀雀山竹書中有些短篇的篇題同時寫在第一簡簡背和篇尾，另外一些又只有篇尾篇題而無簡背篇題。前者當是一卷的首篇，後者很可能是首篇之外的某篇。例如《孫臏兵法》的《八陣》和《地葆》兩篇，書體和行款都很相似，《八陣》篇第一簡簡背和篇尾都有篇題，當是一卷的第一篇，《地葆》只有篇尾篇題而無簡背篇題，大概是編在《八陣》之後的一篇。銀雀山竹書中，篇題單獨寫在一簡上的各篇都未發現有簡背篇題或篇尾篇題，例如下文將要提到的《守法》等十三篇，從目前已發現的部份看，就是如此。大概銀雀山竹書中有單簡篇題的各篇和有簡背篇題的各篇是不編在同一卷之中的。

一號墓除竹簡外，還出了一些抄列竹書篇題的木牘。大部份木牘已殘碎，完整的只有一方，上面抄列《守法》、《要言》、《庫法》、《王兵》、《市法》、《守令》、《李法》、《王法》、《委法》、《田法》、《兵令》及《上篇》、《下篇》等十三個篇題，腰部尚有殘存的繫繩（見摹本第一二二頁）。這種木牘疑是捆在簡冊書帙外面的題簽。

三 關於竹書內容

二號墓僅出元光元年曆譜一種。一號墓所出竹書，一部份是現在還有傳本的古書，大部份是佚書。前者主要有《孫

子》、《尉繚子》、《六韜》、《墨子》等書（《孫子》和《六韜》中都包括一些佚篇）。其中除《孫子》的二十一篇外，似乎原來都不是足本。上引篇題木牘中的《王兵》篇，其內容錯見於今本《管子》的《參患》、《七法》、《地圖》等篇中，此篇與《管子》的關係有待進一步研究。此外尚有一殘篇，其內容似與《周書·王佩》相合。佚書主要有：一、《孫臏兵法》，《漢書·藝文志》稱《齊孫子》，簡本不全。二、見於《漢書·藝文志》兵陰陽家下的《地典》。三、唐勒、宋玉論馭賦（疑為宋玉賦佚篇）。四、上引篇題木牘所列諸篇中的絕大部份。五、論政和論兵的文章多篇，篇名有：《十官》、《五議》、《務過》、《為國之過》、《起師》等。這些文章彼此之間的關係如何，尚有待進一步研究。六、有關陰陽、時令、占候之書，如《曹氏陰陽》等。七、相狗書、作醬法等雜書。關於這些竹書的詳細情況可參看本書各輯前的編輯說明。

〔注〕 竹書「徹」字均寫作「勢」，加「力」旁并不是避武帝諱，馬王堆漢墓出土的武帝以前的西漢早期帛書中「徹」字就多寫作「勢」。